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

最是橙黄桔绿时

□马晓丽 裘山山

作家作中短篇小说年度综述，难免会有打鸭子上架的感觉。毕竟，评述文章是评论家的拿手活儿，而不是作家的强项。所以，我们只能就有限的阅读，谈谈浏览这一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的一点感受。

首先，我们很想为“重出江湖”的徐贵祥点个赞。

近年来，从事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越来越少，许多曾经占领过中短篇小说高地的实力派作家，都纷纷转入了长篇大潮。而长篇创作颇有成就的徐贵祥，却出人意料地在去年连续推出了两部中篇小说，且均为战争题材。小说《对峙》的背景是那场发生在西南边境的自卫反击战，徐贵祥用精准的笔力描写了一个兵，一个叫张金树的有些令人讨厌的老兵。这个兵虚荣、嫉妒、功利、钻营，他写血书找师长要求上战场，只为达到提干的目的，他连文字都不通，却深谙宣传报道之道，善于把事实弄得似是而非，以适应文章指向的需要。这是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沾染了许多现代军营病症的人。可贵的是，徐贵祥并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一个反角，而是用探究心灵的笔触，写出了他生命中的对峙状态和在对峙中的蜕变。这个兵一出场就进入了各种不同的对峙：我军与敌方的对峙、兵与部队的对峙、兵与不同人的对峙，当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兵与自我的对峙。而一旦对峙进入到了精神层面，小说就具有了一种超然的价值，一种不再囿于军营本身的、能够涵盖更多的人性内容，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指向了。

2014年的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给我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许多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军营小人物身上，且更加注重人物深层的精神探寻。如刘克中的《谁是我的敌人》、卢一萍的《哈巴克达坂》、西元的《界碑》、王甜的《毕业式》、朱旻鸢的《红炉一点雪》、王凯的《流氓犯》、曾剑的《岸》、李庆文的《九手玫瑰》等。

卢一萍的《哈巴克达坂》讲述的是一个兵以执拗的方式寻求精神自救的故事。凌五斗是部队新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上级让凌五斗在新年到来之际，代表边防官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电话向全国人民拜年。为了保证届时通讯线路畅通，部队派出了一支五人通讯小分队，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没人深的积雪中检修线路，结果不幸在哈巴克达坂遭遇雪崩全部牺牲。战友的牺牲令凌五斗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困境。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紧张磕巴，无法胜任“拜年”任务，无论是关他的禁闭还是假意枪毙吓唬他，都不能使他恢复常态。凌五斗的心思始终无法离开牺牲的战友，因为担心野兽秃鹫会伤害战友的遗体，他决定从雪中挖出一条通往哈巴克达坂的天路。自此，凌五斗开始了孤独而漫长的精神自救之途。卢一萍笔下的凌五斗的行为貌似可笑，却令人无法笑得出来，恰如果戈里所说“假如我们长时间专注地看一个好笑的故事，它会变得越来越悲哀”。凌五斗的珍贵在于他的真实，在于他不曾麻木的生命意识，在于他遵从内心感受的那份执拗。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让凌五斗的真实和执拗坚持到底，在结尾处让他撒了个谎。作者的本意大概是想使凌五斗的形象更加完美，但因背离了人物，反倒显出了刻意做出的不完美。

刘克中在中篇小说《谁是我的敌人》中，用语言的枝叶搭建出一个充满意向的野战丛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布危险和挑战，但也因此成为了特种兵的梦想和追求。特种兵上尉戈睿要想走出这片丛林，必得击败所有的敌人，而他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样一来，小说就不再局限于野战丛林，进而延宕成一个人生丛林的故事，让我们从中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际遇。所以，当看到特种兵少尉一次次地被自己击碎，一次次地捡拾自己，并重新弥合起自己的时候，我们不由得百感交集，竟不知是该为他骄傲，还是该为自己担忧了。也许，这就是人生。

王凯素来擅长选取小切口，把年轻一代官兵在军营与社会急速变化中所面临的各种尴尬处境和命运遭际，写得透彻到位。其短篇小说《流氓犯》中的每个人都深陷困境，无论是被判了两年刑的“流氓犯”，还是因“酒后打人”被发配到基层的军校毕业生，包括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女兵高梅，他们都在选择不同的方式从困境中突围。而正是通过他们的不同选择，王凯的笔力触到了心灵的幽微处，写出了一个坚忍的军人，一个有悲悯情怀的男人，一个忍辱负重的“流氓犯”。

曾剑的目光有些忧郁，他似乎一直在关注军队这个强悍群体中那些卑微的个体生命。短篇小说《岸》写了一个新兵和班长之间的故事。当新兵在现实的困惑中即将沉溺时，班长成为了他的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沉溺的恐惧，每个人都需要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岸。若要成为别人的岸，必得有更悲悯的情怀和更宽厚的容量。

李庆文的《九手玫瑰》是一篇充溢着青春律动的小说，通过年轻士兵的目光，窥见一位美丽而无助的女军官，讲述了年轻士兵在成长为军官的过程中对女军官的持续眺望和寻找。小说写了暗恋，却又不止步于暗恋，写了成长，却不肯接受成长，其间既有青春的亢奋，也有青春的无奈，诗意的语言中充溢着别样的忧伤情怀和唯美的意蕴。

历史战争题材历来是军事文学的沃土，是军事文学作家不断回望，不断挖掘，不断重构，不断思考的所在。2014年的历史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另辟蹊径，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样的人物，更丰厚的内涵和更深刻的思考。比如陈武的《支前》、薛忆沩的《首战告捷》、修新羽的《白夜》、李亚的《海上升明月》等。

陈武的中篇小说《支前》写的不是战争中的主角，而是一支淮海战役中的支前队伍，写的也不是惯常的正面人物，而是一个叫麻大姑的女匪，这种设置本身就赋予了小说一种传奇的特质。麻大姑三十出头，满脸大白麻子，18岁做贼，20岁就当贼头，手上的人命比她的年纪都多。她以特有的蛮横方式招揽支前民工，带领着一群乌合之众，豁上性命去前线运送军粮。陈武的笔从战争的缝隙处探入，把隐在战争背景之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配角推上了前台，且把他们的故事演绎得生动鲜活，惊心动魄。

修新羽的《白夜》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军人：一个喜欢装神弄鬼批八字算命的半仙，一个古灵精怪张口就扯谎的怪胎，一个愿意鼓捣草药给人疗伤治病、甚至撒尿给伤员清洗伤口的排长。这个人以独特的方式游刃于战场，也以独特的方式替身边的战友维系着生的希望。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能深深地嵌入你的生命，让你无法忘怀。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无论是刘半仙、我，还是小黄泥，都具有极强的可辨识性。

薛忆沩的《首战告捷》和李亚的《海上升明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题材，只是借用了战争或军事的背景，讲述人在历史中的际遇和思考，但却都写得别有新意。《首战告捷》是一篇探索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小说，通过一个对家庭的平庸富足生活产生怀疑、为寻求生活意义而投身战争的将军，呈现出个人在历史大背景中的处境。这个初衷与结局相悖的故事，由于对荒谬的历史、命运、人生的追问，因而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李亚的《海上升明月》则以护航舰队为引，干脆离开现实，讲述了一群海盗和一个人充满传奇的一生。小说那充满想象力的叙述和巧妙地与大历史人物事件的勾连，令我们的阅读充满了《一千零一夜》的趣味。

最后，我们想谈谈两篇比较特别的军事题材小说：歌兑的《荣军院》和董夏青青的《垄堆与长夜》。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传统面孔示人，而这两篇小说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气息，虽有缺憾，但也十分令人欣喜。

歌兑的短篇小说《荣军院》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兼具叙述的知性化及故事的陌生化。小说用舒缓的文字，娓娓道来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Lee是住在比利时荣军院里的老兵，他的真实身份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我军侦察兵。敌人在他的身体上做试验，希望能控制他的思想和行为，当他发现了敌人的企图之后，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他的身体，不让无法控制的身体背叛自己的信念，竟忍受着脑袋里的剧痛和背离亲人的绝望，决然放弃了归国的机会。他也因此而被命运抛弃，在异国他乡受尽凌辱孤独老去，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内心中的那份坚守。歌兑用这个陌生化的故事，为我们阐释了一个并不陌生的主题——信念的坚守。通过这个令人伤感的孤独坚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信念的巨大精神力量，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士。当我们在小说结尾处，看到老兵痴呆目光里那依稀的泪痕，看到老兵眼中闪过的那抹孩童般的委屈时，我们的心不能不为之震撼颤抖，不能不为之动容落泪。

董夏青青的《垄堆与长夜》只有7000余字，没有核心人物，没有完整的故事，通篇充满了独特的感受和孤寂的情绪。这篇如炭笔画般的小说，被作者随手涂满了繁杂无序的线条，不着色，不避粗，不剪裁，只任它自然展示，竟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有声音、有气味、有呼吸、有质感的异域街景。小说中那个表面上假装满不在乎的女兵，心里其实很惊慌，看得出她害怕孤独，努力想要挤进人群中间，好挨过这高原的长夜。因为在长夜里，她看见了帕米尔上遍布着垄堆，看到垄堆上不长草木，她发现“不长草木的垄堆真孤单”。这篇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构思，都带有一种混沌的美。而混沌不一定是不清晰，也许只是因为不想欺骗自己，只是因为要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这其实很难。

综观2014年的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虽不见格外引人注目的上乘佳作，但无论是在宽度或深度上都在不断拓展、不断开掘，形成了当下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新格局。尤其是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70后”军旅作家，已然成为主力军，如李亚、王凯、卢一萍、刘克中、王甜、裴指海、朱旻鸢、曾剑、歌兑、西元等；更令人欣喜的是，为数不少的“80后”作家也正脱颖而出，如董夏青青、修新羽、李庆文、孙东亮、扬长等，他们年轻而充满才气，正在积蓄能量，进入更加自觉的写作状态，显示出可期待的良好创作势头。正如苏轼诗句所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相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定能稳步前行，渐入佳境。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期待“高峰”

□丁晓平

在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纯文学阅读危机似乎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价值，以血性、人性为叙事伦理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总是以其铁血情怀和钢铁旋律占有稳定的阅读市场，并因此在文学界赢得值得肯定的名声。但不容置疑的是，2014年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同样与近年的景象大致相同，获得文学界和读者共同叫好又畅销的作品似乎还没有浮出水面，军事文学的“高原”上依然期待“高峰”。

因为阅读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笔者认为，2014年相对比较重要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有军旅作家苗长水的《梦焰》、郑方南的《蓝军出击》、刘克中的《英雄地》、靳大鹰的《385高地》、衣向东的《向日葵》、韩丽敏的《七九河开》和地方作家何顿的《来生再见》、海飞的《回家》、范稳的《吾血吾土》、郝伟的《雪崩》、常芳的《第五战区》、周慧的《母亲行动》等。以上述作品为代表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作家们大多把文学的目光投向历史，投向20世纪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苦难和屈辱的抗日战争，而现实军事题材的长篇作品依然严重缺失。

在现实题材方面，获得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梦焰》，是作家苗长水植根军队基层，以中国梦、强军梦为基底，把军队放置到数字化战争背景下，关注当下现实军旅生活，直面军事变革实践，浓墨重彩地展示人民军队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和当代中国军人奋斗“强军目标”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让中国人长精神长志气的阳刚之作。小说塑造了新时期我军官兵的英雄群像——国际特种兵比武尖子的旅长魏建东、被北约特种部队授予“水下蛙人”荣誉称号的连长庄雷、爱好钻研军事理论的指导员刘晓光、在国外参加过猎人集训的班长陈辉龙、百发百中的狙击手副班长马超等等。这群官兵学历高，熟悉现代科技知识，有着全新的军事知识，智慧机敏、勇武刚毅，他们誓死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的意志坚不可摧，用青春和热血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梦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部队、贴近现实，同时有机地将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品不仅将现代战争的宏大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还对新时期我军和谐、团结的新型官兵关系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将军事题材小说的表现空间和写作维度作了进一步拓展。在这个主题上，郑方南的《蓝军出击》是一部影视小说，从红军和蓝军对抗的实战化训练角度，对当下军事训练的改革和官兵观念的更新作了比较深入的文学表达，揭露了部队训练改革中的利弊问题。刘克中的《英雄地》写了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主题，那就是关于承诺——当战场上生死诀别的兄弟彼此承诺“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让死去的人死得有价值”，5个贴上了“军人”这一特殊标签的家庭，就开始了一段“信与不信”的价值和情义拷问。小说从男性视角叙事，主要围绕5个男人在“要情义还是功名，要兄弟还是女人，要反哺还是忘恩”中的情感纠葛，“透彻隐忍而充满辛酸剜中了世人的情感软肋”。诚如作者所说：“男人之间的情感有冰峰亦有火焰，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有硬汉铁血，有横刀相向，也有惺惺相惜”。于是，一群歃血为盟的铁血硬汉，一个不离不弃的战争承诺，一段生死情义的拷问救赎，一曲关于战争、英雄、兄弟、女人的血性传奇，在《英雄地》中铺陈展开。在“英雄娱乐化”的今天，寻求英雄主义的当下书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英雄地》蕴藏着底气、彰显着骨气、升腾着勇气、张扬着正气，是对英雄主义进行时代化书写的较好范例。

不可否认，关于抗日战争，长篇小说创作在主题、结构、文本等方面，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与战争的苦难相匹配的作品。过于陈旧的思维模式、过于单一的人物情节、过于逼仄的创作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侵蚀着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力。应该说，2014年中国作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何顿的《来生再见》、海飞的《回家》和范稳的《吾血吾土》，把战争的目光投向了小人物，既没有受意识形态的拘束，也没有重复塑造“另类英雄”，而是共同观照了正面战场中底层官兵的人生命运，为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是作家何顿又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力作，讲述了主人公黄抗日那一代人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传奇经历。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精致之作，大题材上作出了精细文章，还原历史，再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主人公黄抗日的传奇经历和生存智慧映射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不仅关注了战争中的人性，也开始正视国民党抗战的历史。作品情节跌宕奇妙，故事荡气回肠，笔墨酣畅饱满。海飞的长篇小说《回家》是一部向抗日老兵致敬的作品，通过对新四军老兵陈岭北、国民党军的小号手蝈蝈、连长黄灿灿、团长遗孀柳春芽、日本兵俘虏何正男等一系列小人物的描写，书写了在特殊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外因面前的细腻心理和内心世界的矛盾、变化、选择。小说中每个人对“回家”的期待更是对和平的期待，对温暖人性的期待。作家表现出了不偏不倚的历史观，进入战争时大多并未直接写战场，而是写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方式。士兵们渴望回家的精神诉求，就是在人性层面上对历史和战争进行的思考。海飞在驾驭这一主题时表现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分寸感，而这种创作也值得思考，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该如何去认识战争，并在文艺作品中对战争作出具有当代性的表达。在这部小说中，海飞不仅写战争、写故事、写江南，他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让残酷的战争也显出温情。范稳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以西南联大号称“三剑客”的三个学生赵广陵、刘苍璧、廖志弘的抗战生活和人生遭际为经纬，讲述了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故事。作者“希望能通过一个人面对历史与现实碰撞中的无奈与坚守、妥协与抗争，来还原我们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作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灵魂，叙述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民族尊严、历史担当。

抗日战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富矿。民间抗战的书写是2014年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现象。比如郝炜的《雪崩》、常芳的《第五战区》、周慧的《母亲行动》、韩丽敏的《七九河开》等作品，无论从写前线还是写后方，无论是写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无论是写英雄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写军人还是写妇女儿童，战争的故事总是荡气回肠，慷慨悲歌。郝炜的《雪崩》以一个抗联老战士的自述为线索，娓娓道来“我”青少年时代在东北抗联非同寻常的经历。衣向东的《向日葵》讲述了胶东抗战中八路军兵工厂英勇卓绝的战斗历程和参加者们的英雄气概。作品从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厂员工制造武器、发展实力的角度入手，从一个有特别技术而自由散漫的民间高人加入并为兵工厂生存解决重要技术难题展开，写这支队伍和这类人物对抗战历史的影响，从侧面揭示了宏大历史的一角。常芳的《第五战区》以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捷之前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通过沂蒙山区一个村庄的抗战，再现了一曲家国蒙难、民族危亡之时慷慨赴死的激昂悲歌。周慧的《母亲行动》则真实再现了1938年“保育运动”，讲述国共合作挫败了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中国儿童的计划，写出了中国妇女为拯救民族后代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侵华罪行。这些作品从不同视角，对民间抗战进行还原，实虚结合，在平静的叙述中，以世界一隅反映时代大势，通过战事点染折射人性深度，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触摸了人性的幽微隐秘，并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升华出舍生取义的人性光辉与家国情怀，让读者更为切实地从小说艺术中获得源自生活的真实感受。

此外，靳大鹰的长篇小说《385高地》以富有哲理的简洁笔触，讲述了一个颇具寓言色彩的战争故事。小说以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连长李东方的后代记述他的爷爷在385高地与对峙的美军连长维特·哈里斯上尉从仇杀到争执到相拥取暖而成为相互的救命者，以及战后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为线索，突出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揭示了战争与人性的矛盾。作者吸取电影和戏剧的表现手法，采用多线索、多视角并进以及意识流、跳接等小说技巧，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交织，将现实与历史、梦境与真实融为一体。作品既真实描写了残酷肮脏的战斗场面、亲人生离死别的撕肝裂胆、战士从容赴死的凛然，也展现了两个敌人的后代相爱相恋的浪漫热烈以及年轻一代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2014年，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都明显地走了下坡路，而军旅作家的长篇作品比重更是存在明显的下滑趋势，尤其是专业作家队伍的创作活力明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与“50后”、“60后”军旅作家在中国文坛形成“集团冲锋”的壮美图景相比，“70后”和“80后”军旅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地方青年作家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笔者认为，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的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有理由相信群体越来越少的青年军旅作家在知识完善、经验积累和思想沉淀之后，必将出现跃进之作的可能。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如何突破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如何强化英雄话语的现代化语境建构，如何把控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如何完成正面讲述和民间演义的共同使命，都需要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在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和军事伦理的基础上，对民族图强精神、军人职业精神和世界新军事变革进行准确把握，尤其对“70后”的军旅作家而言，不仅是责任，也是使命。

军事文学

2014年度综述

军事题材散文：

冷笔写热肠

□朱航满

谈论2014年的军事题材散文，勾起阅读记忆的竟先是一册史学论著，名为《甲午殇思》。这册著述集中了当前中国军队最为优秀的知识群体，他们对于120年前那场战败国耻的沉重反思，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新气象和精神的新姿态。不少的佳作篇章，乃是善意的批评、尖锐的反思与积极的讨论，可谓是冷笔写热肠，也是饮冰冶热病。在当下读来，也颇有些盛世危言的意味。诸如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的文章《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分析了甲午海战中的北洋舰队为何必然失败的原因，其认为北洋舰队的成立既有中国官僚体制的先天不足，又有腐败成风所导致的军纪颓坏和作风散漫，并由此导致了战争中必然败亡。金一南痛惜地指出，尽管北洋舰队在硬件实力上稍胜一筹，且战时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由于日常军纪作风的散漫、舰艇官员的腐败颓唐，导致战争一旦打响，指挥能力缺乏，战斗合力无法形成，最终造成了惨败。在文章末尾，他这样写道：“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

严格地说来，金一南以及收录在这册《甲午殇思》中的研讨文章都不能算作散文，它们应该被归类到历史研究、军事思想研究、战争战略问题研究等相关范畴之中，但我却愿意把它们也都看作是散文。尽管这些作者均没有文学上的自觉与追求，只不过他们的这些文章或许仅仅因为连载于大众媒体的策划专栏上，故而在语言和行文结构上力求活泼罢了。然则，在广义上来说，它们也可以算作是散文，谁说那些写得优美活泼的学术著作不可以列入到文学的范畴，早有司马迁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近则有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学术著作，又何尝不是见识、学识与文采俱佳的好作品，甚至我们从其中随便挑出一个章节来，又何尝不是精彩的学术随笔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们所写成的文章，积淀多年，如陈酿美酒，有新材料，有真见识，又有担当和勇气，实在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所远远不及的。故而，我把诸如《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这样的精彩篇章，也看作为2014年军事题材散文的重要收获。

回到文学散文，关于甲午海战这个令中国人倍感羞耻的话题，尽管在2014年形成了一个谈论的热点，但却实难一见很好的文学作品。许多此类的散文不过是史料的堆积，或者是人云亦云的叹息与诘问，倒是作家祝勇的长篇散文《彼岸的甲午》可谓独树一帜，颇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长篇散文的副题为“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系作家祝勇在日本的一次拍摄记录片中踏访关于甲午战争遗迹的记录。祝勇近年来致力于“重述历史”的写作，这部《彼岸的甲午》可以说是对晚清民初这一转折时刻的又一次别致的重述。此书的妙处乃在于关注少为人知的日本境内战争遗迹，诸如清军战败的军舰残骸、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纪念馆遗址、清军俘虏的葬墓、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是一座电影院、一个雕像、一条名为“李鸿章小道”的地方，等等，都系与一场战争有关的线索，也都曾引起了作家的幽远遐思。这种来自于现场的触摸与遐想，更多了许多历史的气息与温度，也更多了许多现实的沧桑与沉重。更难为可贵的是，作家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这场久远的战争，也近距离观察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从而来反思这场战争的得与失。在祝勇看来，甲午海战不仅仅是制度的失败，其实更是现代文明与落后文化的较量，这从他对于清政府与日本相继出兵朝鲜的宣战檄书的区分中可作判断。

一次失败应是无数次深刻的反思。能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获得反思和升华，才是最为关键和要紧的。最可怕的是历史的重演与循环。王龙的散文《刺刀与灵魂的较量——一位日本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便是值得关注的好作品。这篇散文讲述了一位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成员石川达三的命运，来向我们揭示日军侵略战争中的舆论宣传与管控制度。石川达三作为战地作家第一次抵达中国，被日军大屠杀的残忍血腥所震惊，内心的良知促动他进行创作，并很快写成了反战小说《活着的历史》在日本国内出版，但随即被禁，后来其又“将功赎罪”，重新返回战场，写成了一部公开讴歌战争符合侵略需要的文学作品《武汉会战》。王龙通过石川达三的命运，看到的是当下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创作的现状：“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回顾这起日本侵华期间惟一的一起‘笔祸’事件，我们必须梳理中国多年来抗日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力争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历史。”而通过王龙的这篇文章，也还可看到日本对于战争文学的鼓动与管控，实属颇具新意的作品。

战争史的这个话题之外，在2014年军事题材散文写作中，另外一个话题则是有关“梦想”的写作。相比战争的沉重，梦想总是让人感到轻盈而又欢快。然而，在诸多此类军事题材散文的写作之中，我们在不乏幽默与轻松的笔调之后，也常能体味到许多的悲壮与肃穆。如果说有关战争反思的散文是“载道”，那么关于“梦想”的抒怀则应该是“言志”的。载道是替他人代言，言志则是为个体发声。但军旅散文的写作，其有关“梦想”的这一主题，则是将言志与载道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所表达的个人情思也同时代表了集体和主流的声音。诸如王宗仁的散文《不冻泉》便是如此，此文质朴、厚重，充满情思，而此篇散文在形式上又如三重奏的乐曲，此起彼伏，直击人心。散文写不冻泉运输站站长的随军妻子惠嫂为过往军车司机嘘寒送暖的感人故事，又写一位倾情高原的陕西作家王宗元的坎坷命运，又写自己从汽车司机迈向专业作家的文学之路，三个故事互相交织，乃是一位老作家百感交集的文学记忆，还是他对于那些如若高原一般厚重广博心灵的深情讴歌。我曾经长久的疑惑，一位作家为何如此执著地书写这样一块高寒贫瘠的土地，读了这篇文章，我似乎明白，因为他的青春曾经在那里度过，他的梦想曾在那里起航，他对于文学的初心也曾在那里萌发。若不是历经沧海桑田，这般的文章真是难能写得好。

与梦想有关的散文，还有裘山山的《行走高原》、马晓丽的《野战师速写》、李钢林的《黑桦林上的手机》、祁建青的《伍豪的花石峡兵站》等篇章堪为佳作。其中裘山山的散文《行走高原》，令我想起她的那部长篇散文作品《遥远的天堂》，这篇《行走的高原》则是她重走青藏高原的又一部采风笔记，但我这次再读她的作品，似乎又有了新的感受。裘山山的散文，乃是健笔写柔情，满腔的慈爱、温柔、怜悯，像母亲的安抚，又像是姐姐的倾诉，但还有一名女性军人的英气和阔达，而我在这篇散文中看到了她更多的慈悲。她写那些高原上的军人，难得的是常常能够从“角色置换”的角度来试图触摸，如此这般，那些驻守高原的军人们，即使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或不完美，诸如迟钝，诸如唠叨，诸如手腕上戴着的手串，但在她的眼中，却依然是高贵和纯净的。在裘山山的散文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份内心里的责任与担当，却是那么地质朴和纯粹。马晓丽的散文《野战师速写》乃是弱管抒豪情。这篇散文运笔精练，取法巧妙，十分传神地素描了一个野战师的众生相，诸如“兵”、“团长”、“师长”和“旅长”。有意味的是，“兵”在比武中取得了好成绩，却即将面临退伍，但心中掩藏的还是对于“争取更大的荣誉”的一份执著；而“团长”的速写，则是在一次考核中对于尊严与荣誉的维护；“师长”和“旅长”其实是一个人，因为野战师编制调整，师长变成了旅长，作家把笔触及到这一特殊变化中的人物内心，层层铺垫，娓娓道来。正是通过这些变与不变，有力地张扬了他们在特殊境遇中的满腔豪情，他们对于荣誉的崇尚，对于尊严的维护，对于异见的包容，读后令人肃然。